



# 齊白石



植碩為胥任浮量同翁白石默若適石如玉常之海釗農  
曾昌有孝右一謝叔生翁尹沫二小玉蘧散孟維靜  
沈吳康鄭于馬謝李徐齊沈郭高胡吳王林沙陸臺

世

紀

書

法

經

世

紀

書

法

經

典



阅览室

齊白石



民族

# 大化

『學我者生，似我者死。』

J292.28  
200516

二十世紀書法經典

齊白石

# 出版前言

王亞民

漢字的歷史至今有五千年之久了，這一事實近一個世紀以來不斷為考古發掘得到的資料所確證。將書寫漢字活動作為文人們的精神寄托，並認為書寫成的作品是個人心靈的象征，這樣一種藝術活動，出現在中國文化之中也已經有兩千年的時間了。人們弘論書家，縱談書藝，言必稱魏晉『鍾、王』，盛唐『虞、歐、顏、柳』，宋元『蘇、黃、米、蔡』及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清時鄭燮、石濤，而對清末民初，或者說對生活在廿世紀的諸多杰出書家知之不多，遑論對他們的藝術成就的理解和感知了。

那麼，對廿世紀書法成就如何理解和感知並應該給予什麼樣的評價呢？對這個問題應該把它放置在中國書法史的大氛圍中，纔能得以闡釋和圓滿的解決。早在五千年前，山東大汶口仰韶文化彩陶器上，已有毛筆所作繪畫圖案，與此同時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文，刻畫了象形意義明顯的圖畫文字，漢字書法由此萌芽。自此到秦統一文字，其間歷經夏、商、周、春秋、戰國，漢字也歷經不斷創造的初級階段，定型化、行款化的甲骨階段，成熟的鐘鼎大篆階段，形體異同的春秋戰國階段，最終統一而為小篆、古隸。到了漢代，小篆仍在應用，但隸書

已經成熟，并占主流，同時行、草、楷等書體也應運而行，及至魏晉兩代二百年間書法名家輩出，諸體咸備，俱臻完美。三個承前啟後、成就非凡的大書法革新家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卓然命世，從而揭開了書法史上輝煌壯麗的一頁，樹立了真、行、草、美的典範，此後歷朝歷代莫不宗法『鍾、王』、『二王』。唐代帝王尤好書法，太宗獨鍾王羲之，以金帛購之書迹，并身體力行，在教育、取士、官制上把書藝列為其一，唐代書學之盛，實亘古未有。宋時帖學大行，元代宗唐宗晉，明朝由宋元上追晉唐，清嘉慶、道光以前，尊王從帖，學董其昌、趙子昂之風愈熾。誠然，自『鍾王』或『二王』之後的歷代，均產生了燦如群星的大書家，如唐之李邕、張旭、顏真卿、懷素、柳公權，如宋之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四大家，如元之趙孟頫，如明之董其昌，如清嘉道以前之傅山、石濤、鄭燮等，他們在魏晉書法的高峰上，另闢蹊徑，別開生面，分別創造了獨特的藝術語言，并充分展示了各自所處的時代精神和對生命藝術的體驗，成為一代宗師，為後來效法。但是用歷史的眼光掃視書壇，唐學魏晉，在魏晉書藝這座高峰，拓寬了氣勢，並成為鼎盛的一代；宋以突出『二王』書的《大觀法帖》、《淳化閣帖》作為帖學的基石，而元，而明，而清嘉、道以前八百年書壇都被籠罩在帖學的帷幔里，所傳諸帖，魚魯豕亥，翻刻失真，雖稱羲、獻，却面目全非，離真正的魏晉書法越發遙遠。帖學成為干祿取士的敲門磚，科舉以烏、方、光和規整劃一為標準，使得帖學演化成了清季的館閣體，并就此斷送了前途。如果從更深的文化層次探討，帖學之所以

至清式微，關鍵的它是在一種封閉的體系中進行。封閉的體系雖然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有所突破和發展，但這種體系不注入新的活力，最終是沒有生命力而會窒息死去的。宋初書家以『二王』法書為楷模，而後歷代書家也都取法『二王』，再參研以前輩書家（前輩書家莫不是『二王』後裔），近親繁殖，種族的退化也在所必然，宋元明清（中期以前）書法一代比一代纖弱，一代比一代媚艷，一代比一代拘謹，一代比一代造作也就毫不為怪了。

書法藝術與其他藝術一樣，當它發展到毫無變化、沒有生氣的時候，物極必反，必然會被輸入新的血液，或被新的藝術所代替。十八世紀以後，書法藝術就是如此，當它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書家纔把眼光透過盛唐、魏晉，投向秦漢乃至三代的古文字，以書法藝術的造型原則去開掘古文字中的藝術意蘊加以重新創造，從而打開了清末民初碑學書法的新天地。碑學的興起，與藝術的發展規律密不可分，尚有三種因素不容忽視。首先，雍正、乾隆之世，大興文字獄，文人學士對國事稍有微詞，即會召來牢獄之災和殺身之禍，致使群儒結舌，許多人轉而臻力於金石考據之學，金石考據學的淵博知識使書家對古代的歷史及古文字有了更深切的了解，這樣為碑學的崛起奠定了學識基礎；其次，適逢其時，西學東漸，尤其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及科學精神已大量傳入，書學領域有意無意受其影響，潛在的疑古、反叛傾向很明顯，對歷代尊為『書聖』的王羲之藝術成就敢於超越，不再以『二王』的是非

為是非，為碑學興盛提供了思想基礎；再次，歷史好像作出精心安排，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連續發生了幾個重大的文物出土事件：甲骨文的被發現是一八八九年；西北漢簡的被發現是一八九九年；敦煌寫經的被發現，也是在其後的一年即一九〇〇年。它們的發現分別展現出三個從未有過的、但又堪稱是古文化傳統的書法模式，清末民初書家借考古發掘之利，忽然發現了在金文之上還有一片未經開墾的書法新領域。所以嘉、道之後，尤其清末民初，碑學入繼大統，此期書家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漢、魏晉各種金石文字，秦漢刻石、六朝墓誌、殘磚剩瓦、片石只字以至新發現之甲骨文、西北漢簡、敦煌寫經無不潛心揣摩，博采衆長，參以己意，開拓了繼魏晉以來書法陽剛之美的新氣象。辛亥革命後故宮得以開放，私人 and 內府珍藏的書迹名品公開陳列，使當時書家又大開眼界，見前人所未見，知前人所未知，學風丕變，並出現了由尊碑抑帖走向南帖北碑自然融合，篆、隸、行、草、楷并用的新趨勢，形成了書法史上衆星燦爛的偉大變革時代。生當斯時的沈曾植、吳昌碩、康有為、于右任、弘一法師、馬一浮、徐生翁、謝無量、林散之、沙孟海等最為代表，他們或魄力雄強、氣象渾穆，或怒猊挾石、渴驥奔泉，或筆法跳越、點畫峻厚，或險勁秀拔、鷹隼摩空，或筆携風濤、天真爛漫，或清癯雅脫、古淡絕倫，或意態奇逸、精神馳飛，或樸素簡潔、稚拙赤嫩，以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整體的時代特徵，構成並演繹了書壇藝術上壯麗輝煌的一章，他們和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書法名家相頡頏，且毫不遜色。

時至今日，歷史上書家名作梓印於世其數量之多可謂汗牛充棟，然而第二次書法高峰也即碑學崛起以後由帖入碑，由碑從帖，碑帖結合，渾然一體的廿世紀書法成就却很少有人去總結出版以廣傳世間，沈曾植等諸多書法大家的作品散落在各地博物館、紀念館及私人收藏者手中，塵封烟襲，難見天日。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動用巨資，抽調骨干，遍踏各地，頂烈日，冒嚴寒，披星戴月，廣泛搜集，辨析真偽，爬羅剔抉，摒除賸劣，歷時三寒暑，這一套免衍大觀的廿世紀書法墨寶終於編輯成帙，工程告竣了。值此槧刊問世之時，特作如下編輯說明：

一、這套墨寶以書法大師、名家為經，以其代表作為緯，力求全面反映廿世紀書法發展的全貌和鄧高水準；

又，凡清季出生，但必須在廿世紀從事過主要書法創作的書家，方可入選成冊；

又，凡入選書家，大多乃碑學崛起後由帖入碑，由碑從帖，碑帖融合的書法革新者，但以『二王』為宗的帖學代表沈尹默也卓成大家，榜上有名；得之無意、一派天機的齊白石首次以書家名分亮相，在書法經典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又，凡每冊專集，均反映了書家一生的創作實踐，體現其創作風貌和藝術造詣。所收作品以原作為底本，但少數原作佚散者，以最早的版本或最好的版本為底本，并慮及資料價值，編輯時未作任何改動；

又，凡每冊專集，黑白作品百幅左右，彩色作品十幅左右，常用章一

頁；

又，凡每冊專集，均有序言、書家簡歷（作者年表）和頗有分量的評論文章。為便於理解原作，還附有釋文，原作錯誤之處，釋文括號內標出正確寫法；

又，凡每冊專集，未必件件精品，散落公家和民間當亦不少，因諸種因素，難以完璧，郅為憾事。數年之後，一俟搜集齊整，即着手修訂，再次槧刊行世，以補憾缺；

又，清道人、章太炎、梁啟超、黃賓虹、白蕉等先生，名震書壇，聲播遐邇，因作品流落失散，難成規模，祈望海內外識者，若能將上列諸公作品搜羅成冊惠賜我們，善莫大焉！

這件功在當世、澤被後來的廿世紀書法經典工程終於告竣面世了。值此之際，特向支持這套叢書出版的博物館、紀念館、書家家屬及後裔、民間收藏者致以深忱謝意。

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

齊白石印





## 序

薩本介

白石老人『衰年變法』時，差不多相當於『自個兒』被

重新找回來的那個時候。請從這裏開始讀白石老人的詩、

書、印、畫。人生與藝術同步。

人剛一落地，八成都是哭着。是不情願，是害怕，哪兒别扭，不舒服，還是餓的？不知道。大概那時候就得哭，也没什么『想不想』的。接着不用教就會吃。大概這就是『我』了。只是給什麼吃什麼。餓了就吃，睏了就睡，撒了就哭，拉了就鬧，一家子圍着團團轉。第一回笑是在睡着了以後，是助消化在運動，還是夢見了什麼美事兒，說不清。好像什麼也不為。後來變成人家一逗就樂，不值得樂的也樂。慢慢覺出來，自己一樂周圍的人都跟着來勁兒，麻煩了，怎么也不自然了。不是『我』高興，換成了看別人臉色。再以後就會玩了，不管不顧地玩，昏天黑地地玩，玩裏邊又看見『我』了。接着是愛美。推個頭，不高興。穿件新衣裳高興。鮮艷點兒的就更高興。壞了，都是為了別人的眼睛。『我』在玩以外，便找不着影兒了。上學了。從一開始，一是怎么回事并不太明白，也不可能明白。反正老師是這麼教的，老師說一不二。有時候犯壞，裝着老師的模樣兒去訓父母，嚇唬嚇唬爺爺奶奶。父母一綑臉，少來這一套。爺爺奶奶倒只是笑笑，挺納悶的。你要問他吃了沒有，說吃了的時候，也許正餓着；說餓着的時候一準兒是沒吃。再大一點兒，跟着『星』轉。拿不準『星』的調兒，也不理會『星』到底有多亮，能亮到多咱。太陽一出來，『星』都躲哪兒去了。要是能和異性的伙伴一塊兒走走，聊聊，朦朦朧朧，模模糊糊，臉紅、話多，興奮、逞能。假如對方是位稍微漂亮點兒的，頓時覺着自個兒也高大了許多……。結婚了，更暈。反正都得結，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不都結么。一茬接一茬，比唄。比什麼呢？什麼都得比。比了衣食住行，比財大氣粗。還得比頂的『帽兒』哪個大，哪個好聽，哪個唬人。比誰娶的或誰嫁的更體面，不太在乎鞋裏邊的腳趾頭受不受委曲。逮着自個兒的長處呢，專門抓別人的短處比。要是論擺設什麼的，又總惦記着別人比自己的強。其實呢，怎么比全

在人這兒了。就說孩子吧，怎么比也是自己的順眼。要是換成了比丈夫或妻子呢，就像個人置的東西了，總覺着別人的拿得出手去。就這么比來比去，比來比去，把自個兒給比沒了，老沒順心的時候，累！孩子們可就這么一天天地比着長大了。偶爾從鏡子裏照見自個兒，快認不得了。坎坷在浮頭兒留下了挺深的印兒。一『發福』呢，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棗核兒』，别扭。哼不出流行的歌是個什么調兒，叫不上時下的『星』換成了張三還是李四。鎖了門鎖了抽屜呢，又常常得跑回去看看。在晚輩堆裏接不上話茬了，纔咂摸出來，敢情『好漢』也有過『陰差陽錯』的那么幾個岔兒。也該着往回找找自個兒了。甜的不再愛吃，講究個普普通通，隨隨變變，大大方方。不那麼在乎別人說什麼，別人怎么看了，過得去就得，知足。安於平平常常。腰也彎了，牙也沒了，頭也禿了，腿脚也不那麼大靈便了。好像歲數越大，反倒活出點滋味兒來了，好像纔剛剛覺得有這麼一個大個兒的『我』。年輕的時候許過願，發過誓，四五十够本，不死活埋。算起來，早超了，再也不提它了。又接茬兒不管不顧，自個兒合適就得。尤其吃當仁不讓，就連平時最疼最疼的小孫子也不讓。甬管吃的是窩頭還是咸菜，也甬管爭的是蛋糕還是冰激淋。這裏外裏，露出了那個丟了多少年的『我』呀。臨了臨了纔覺乎着，人人都有那么一本差不離的『經』。先是得念『父母經』，接着念『三字經』，一段念『夫妻經』還得顧『功利經』，回過頭來念『子孫經』，最末了最末了纔輪上念一會兒『自個兒的經』。找到這么個人處纔覺悟，末了一段纔是『經』裏的經。話到嘴邊兒上了，『我』也該走了。『我』是什么，自然了再自然，放松了還得放松，單純了更單純。自由自在，自由自在，舒服！越走越大，越走越大，我就是我，愛誰誰！